

惟愿种春风

■ 丘艳荣

为什么会喜欢上一首歌？是因为唱歌的人？是歌词还是它的曲调和旋律让你有共鸣，从而吸引了你？

年少的时候，我常常因为一句歌词而喜欢上一首歌。

十几岁时，不知从哪个亲戚的手中得到一本港台歌曲的歌本。第一次从这歌本中看到了《梦田》的歌词：“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一个梦，一颗呀一颗种子，是我心里的一亩田。用它来种什么？用它来种什么？种桃种李种春风。开尽梨花春又来。那是我心里一亩，一亩田。那是我心里一个不醒的梦。”

在那个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年纪，我觉得这首歌跟其他的港台歌曲的词风迥然不同，这首歌不写情情爱爱，故作深沉和忧伤，它好像是一种理想的宣言，却不用力过度，极为清新和自然。

我当时就想立刻听到这首歌。可当年远不是现在这么方便，想听什么歌上网搜搜就能找到。虽然那时家里已经有了电视和收录机。我也曾经带着自己可怜的零花钱到街头的唱片摊子细细地找过，但始终没能找到这首歌。

我只能做的是把歌词一再读读。

“用它来种什么，用它来种什么？”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歌词，也像在一遍一遍地问自己。

“我要先学会识谱！”这是我在看到这首歌后萌生的一个愿望。连我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。我是农村孩子，小学、中学都是在农村度过的。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小学时上音乐课，老师从不教歌谱。总是老师教一句我们跟一句地学唱歌，一直唱到下课铃响，可唱准的没几个。中学时，老师倒是有教识谱，可当时农村中学的音乐课像放羊，认真上课的学生没几个，老师是个刚毕业的娃娃脸老师，有时还会被淘气

的学生气哭。我是一个羞涩的女孩，不敢单独向老师请教，我就在课堂上很认真地记老师教的每一个知识点，特别是关于识谱的知识点，然后回家自己琢磨。老师说识谱要先学会唱准音阶，学会用“搭桥”的方式唱准音。我就每天在家里反复练唱已经学会的歌曲的谱，就这样，一点一点地悟，学得艰难却乐在其中。到初中毕业时，我或许是本班唯一能识谱的人。终于，我用自己的努力唱出了《梦田》。那是什么感觉？简直可以用“狂喜”和“自豪”来形容。

多年后，终于听到了齐豫和潘越云的合作版本。烂熟于心的三毛的歌词，齐豫空灵飘逸的声线、潘越云清澈甘醇的嗓音，犹如听到了天籁，仿佛进入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境地。恍然间看到了那个年少的我，满怀少女情怀，融进这般清澈美好的歌声里，融入清新自然的意境里。

多年以后，我成了一名教师。在教育这块肥沃的梦田里，我已辛勤耕耘了20余年。三尺讲台就是我的一亩方田。20年的青春与热血，20年的梦想与执著，在教育这片梦田里，我一直用心播下爱和知识的种子，看着他们在温暖的春风中悄悄发芽，绿意摇曳……

再读到三毛写在歌词前的话：“这是现在的梦，想一片田，不要太大，那么方方的一亩也够了。想着想着，掌心中涌出满满的种子，而我，很想把它们全种下去，去享受那农夫看见新芽的心情。”

我有一亩田，惟愿种春风。耕耘在三尺讲台，种上桃、种上李，倘若能在孩子们纯白的心灵种上春风，就是我此生所愿了。“用它来种什么，用它来种什么，种桃种李种春风”，我仿佛看到了满园桃李在春风的吹拂下，竞相开放，争奇斗艳。



柳色新 李海波 摄

长翅膀的春天

■ 商艳燕

春天，万物都生出了翅膀，想要飞向天空，想要飞向远方，想要飞出屋子与巢穴，想要飞下枝条在空中舞蹈。

万物萌发的时候，似乎一切都是自由的。车拐过洋河南桥，河底下浅浅的水滩边，去年的芦苇丛依然昂然地立着，只是春天的光正从天空大把地倾泻下来，照在那些在河边捞鱼的人们身上。我让儿子看看车窗外的春天，他羡慕地说：“好自由。”

春天的时候，并不是所有的翅膀都有时间去看花开花落，逐流水戏光阴。可是心里明白，今天收敛起心上的翅膀，是为了明天飞得更高更远，人生哪有那么多绝对的自由呢？

送孩子回到校园，我们沿着洋河畔慢慢地返回。上次在河边经过，尚是寒寒料峭，时断时续的冰面是寒冬时突然按下的休止符，到处是浅滩与高高的枯萎的芦苇丛，形成一片的冬日画面。然而，万物比人类更早预感到春天的临近，有一处小水坝不断落下的活水冲击着冰面，晃晃悠悠的冰块慢慢地消融着，这一片的水面上，便聚集了大片的水鸭。我们停下车，走下草坡在河边观看，野鸭子们在远远的河对岸处，时而群飞，时而卧于冰面，仿佛刻意与人类保持着微妙的距离。

水鸟原本是很难出现在我们这个城市的，近年来河道修葺，水文环境日益改善，引得越来越多不曾见过的水鸟路过与安家。年年最先得知消息的自是那些喜爱摄影的人群，今年听闻竟有天鹅到来，怎不叫人心动？

上次见到野鸭子的地方，我在心底里做好了标记。一路慢慢地找，到处都是春水了，到处也该都落满了水鸟了吧？遗憾的是，想象中的天鹅与野鸭却并没有踪迹，只是零星地遇见十来只看不清模样的白鸟黑鸟们在水面上空掠过。直到最后终于找到心中做好标记的地方，停下车，立于高高河岸，初春的北方依然满目枯黄，只有脚下的土壤里钻出零星的草意。

不由得笑自己，这寻水鸟的方式，仿佛是在刻舟求剑，难道鸟们会天天守在原地不去更美的地方走走逛逛吗？春天从南向北递进，鸟有更早感知春天的能力，它们一定向着更北方飞去提前预告春天了。水在春天里流淌向远方，鸟也会在春天里飞向更远方……

这春天，原本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流淌着，无日无夜不在变化着的啊！

久坐家中的人，心里惦记着上一次看到的美景，殊不知美景易逝，时光难留，没有一刻永恒不变。

昨天看到枝头的桃花含苞待放，明日再去或者就是怒放枝头了。

今天看到雾蒙蒙的柳絮弥漫，也许明日就是融化了的柳絮满天了。

这里的小草一点，明天可能就是绿茵一片。

昨天的寸寸枯木，明天再见或者已在枝头昂然迎春。

春天是比哪个季节都奔跑得更急更快的，我们想要看春天，一定不要以为它会等我们，它谁也不等，只顾着自己向前奔跑。想要看春天，就要离得更近一点，来得更勤快一点。

春天是长着翅膀的仙子啊，一不留神，她就飞走了。

笑一笑，继续向前走吧。天气不知是哪天好起来的，春水不知是哪天消融开的，我深感错过了春天无尽的美意。融融春日里，人群如春草般点缀在河边，到处都是带着小孩子出来捞鱼的人们，有些小鱼注定被春天吞噬。

沿河而行，一直来到最浩荡的水域。两桥形成十字夹角，两条水域在此交汇，碧波虽是人工，却也是城郊一景。虽名为湖，实则则为河。河水绿波荡漾，河畔公园上空飞满彩色纸鸢。春天是孩子们的季节，大人们在孩子的带领下闯进天真烂漫的童年。只有孩子是春天最忠实的追随者，孩子是春天里盛开的繁花，是会洒下笑声的银铃。

风把纸鸢赶上天空，大人或者孩子拉紧手中的细线，人与风筝在竞赛，一个想飞得更远，一个想让它飞远又怕它更远。一不留神，风筝摔到地上，缠在树上，或者落入水面，可是天上还有那么多风筝在风里跑着，它们是人心上的翅膀。

春天，一切都长上了翅膀。树上有桃花的翅膀，空气里有昆虫的翅膀，人间有孩子的翅膀，天空有梦想的翅膀。谁的心里不想飞呢？春天真像是有魔法，她把魔粉撒在一切生命的心里，宅屋子里的坐不住了，花朵里的藏不住了，地底下的待不住了，水里面的鸟歇不住了，远方的飞回来了，身边的飞远了。为了给所有的不安稳的翅膀充足的空间，天空也不由得更亮更高了。

春天，毛茸茸的春风就是她的翅膀吧，它飞啊飞啊，飞过一天又一天，飞过一年又一年……

春耕，在大地上写诗

■ 仇士鹏

春耕，是农人对土地的一次盛大的抒情。

水田里，白鹭三三两两地立着，披着经冬未消的白雪，侧耳谛听春天的脉动。燕子剪开了柳树，衔着从南国捎回的阳春的消息，在天地间奔走相告。村庄静卧在一片水墨色的流云下，它还没从严寒中缓过劲来，睁着惺忪的睡眠，懒懒地望着冉冉升起的炊烟。风中，春寒犹在，却已润上了晨光的明媚，裹挟着父亲的每一次呼吸，在水田里划开涟漪道道。

“走，下田去。”父亲抖了抖牛绳，招呼着老伙计，共赴与春天的约会。

蓑衣是父亲的礼服，斗笠上有春天一年年留下的吻痕。牵着牛，扛着犁铧，父亲像是诗人，举起手，把灵感提在笔尖，准备在地上纵情泼墨。走进水田，脚步认领着大地的肥沃与强壮，闲置了一个冬天的犁在掌中鼓起臂膀，坚硬、充实的触感让父亲感到踏实而愉悦。

随着风甩出一声清亮的呼号，蓄势已久的耕耘终于从名词变成了一个动词。宣泄、挥霍，趁着激动的心情，借着一鼓作气的东风，为整片田地写下农人对春天崭新的定义。你看，犁铧正卖力地破开土层，种下入木三分的诗行，用铺陈、起伏的排比虔诚地颂扬春天。当波浪涌动的时候，一声声惊叹将顶着深深浅浅的绿意，从大地上次第生长出来。

牛打着响鼻，与远方的白鹭与燕子一一问好。闷了一个冬天，它的每一块肌肉都蓄满了力量，需要释放。父亲把鞭子的力度全留在了半空，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旁。十年了，这头牛和我一起长大，已经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一根脊梁骨。不会说话的它，用不停甩动的尾巴表达它的欢喜。蹄子下，烂泥块向后翻起，又被父亲踩开——就像是踩碎过去一年的遗憾与辛劳，让它们化作岁月的丰饶，滋养新生的故事，一年更比一年丰茂。

休息的时候，父亲倚靠着牛，坐在田埂边。他的目光缓缓向上漫去，漫过一株幼苗的高度，漫过村庄的篱笆，沿着杏花遥指的方向一路望向天空，望向降落到未来的一场场大雨，望向贮存在天空上的一垛垛阳光。那一刻，无数农谚在他的旱烟里冒出，他佝偻的身影里渐渐有了气象学专家的轮廓。

唐代诗人钱起曾遗憾地说道：“日长农有暇，悔不带经来。”其实，这片漠漠水田就是最好的经书，农人一直是最勤奋的求学者，日日耕读，夜夜怀想，于是耕种的姿势成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最质朴的缩影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踏实而稳重地前行、收获。

“知道时节的雨就是好雨”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并不会背唐诗三百首，却能慢条斯理地吟诵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这和播种的技巧一起深深烙印在他的骨子里。当春雨如约而至，父亲便会点起烟，坐在窗户旁，静静地听它呢喃絮语，聆听这一年的生活淅淅沥沥、轻轻抽芽的声音。这是来自上天的恩赐，莫名的，他也相信这是老天爷对他这新一年的祝福。

或许，比起我，父亲更懂得春天的浪漫吧。在他弯曲的腰背上，我看见了春天最生机勃勃的笑容。

如今，我已脱离了乡村，过着脚不沾土的生活，但每到春天，我总会想起春耕时的情景。原来，时间也像一头老牛，早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在一些风雨温柔的梦里，我依旧能够听见犁与土壤的耳鬓厮磨，而春意便在日子里更鲜亮地涌出来。

我渐渐意识到，春耕已经脱离了一项农事的概念，成了一枚文化符号，一种希望与喜悦在春天的隐喻。那广袤的土地在每一年都酝酿出无数蠢蠢欲动的灵感，只等待着那颗热爱生活的心前去推敲、吟咏、抒情。

而父亲返璞归真的功力，早在千年前，就让王维怅然吟式微了。“田夫荷锄至，相见语依依。”那笑意盈盈的，不正是收工回家的父亲吗？

蒹葭满地“笋”芽短

■ 曾卉

今天，我和孩子们学习苏轼的诗《惠崇春江晚景》，在讲到“蒹葭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”一句时，课件上显示了芦芽的图片：温润的土地里，一株株“竹笋”冒出了尖尖的头，有的在笋尖处抽出了嫩芽。

我指着图片说，“同学们，你们瞧，这就是芦芽。”教室里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，“老师，那不是竹笋吗？”细看之下，这幅配图确实与竹笋无异，尤其是枝干处都是一节一节的，我又结合了诗意，诗人写的是河滩上蒹葭长得满地都是，那么芦芽也该在河边湿地上，但配图的“芦芽”却长在土里，与诗意不符。

难道是配图有误？我来不及多想，首先肯定了那个孩子敢于质疑的精神，然后让孩子们回忆理解诗意的办法。

“可以借助插图！”一个孩子回答道。

我问孩子们是否记得《惠崇春江晚景》的意思，学生立马反应过来，这是苏轼看到好友惠崇的《春江晚景》所创作的题画诗。

“是的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那我们一起欣赏书中的画吧！把你看到的景物圈出来。”我一步一步引导着，很快就有学生从插画中觅得芦芽的踪迹。

春天到了，竹笋也会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，确实也会蒹葭满地“笋芽”短，那春天还会出现怎样的景象呢？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变成小诗人描绘春天呢？“孩子们，诗人苏轼把他的眼睛安在了水面上，我们还可以把眼睛安在天空，安在田野，安在草地……”我打趣地说。

“啊？我们的眼睛还能这样？”一个小男孩坐在座位上窃窃私语。

“老师想告诉大家我们要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，这样你就会有独特的发现！”丁零零下课铃响，我的课也讲完了。

在休息的间隙，我又隐隐觉得不妥，难道真的是配图有误？如果那幅图就是芦芽呢？也许是我的自以为是，我自以为巧妙地化解了学生的疑问，但其实没有。于是，我上网搜索了芦芽的图片，经过对比，我发现芦芽刚冒出嫩芽时和竹笋十分相似，最大的不同便是茎干的粗细，芦芽刚出来时比笋芽要细一些。

又是一节语文课，我把芦芽的图片找了出来，这一次我更加坚定，“同学们，老师利用下课后时间查阅了资料，发现其实课件中的图片就是笋芽。不过芦芽不仅可以长在水里，还能扎根在土壤里，而且芦芽和笋芽小时候很像，它们就像亲兄弟。”接着，我又点明了芦芽和笋芽的细微差别。

虽然芦苇和竹子刚长出来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，但芦苇会开出白白软软的花，像一簇簇轻盈的羽毛，在风中摇曳。

“就好像衣服上的绒毛。”一位女孩回答道。

没想到一个毫不起眼的疑问，竟然碰撞出了如此智慧的火花。我问孩子们，从这节课中学到了什么？

一个小女孩的手举得高高的，眼睛里闪着光芒，“我学会了不懂就要问，就像孙中山小时候一样。”

“我学会了实践出真知，有疑问的地方要查阅资料。”一个小男孩一本正经地说。

我想，“蒹葭满地芦芽短”这句诗我会一直记在心里，这不仅告诫我教书育人要严谨，也教会我不管是求学还是教学，一定要保持一颗追求真理的心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！

在河边

■ 安宇影

我喜欢午后到河边散步，不管是阳光普照，还是细雨微芒，我都喜欢到河边去。

河名为七里河，距我们公司不过百米。河边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树，法桐、刺槐、黄杨、紫荆、紫薇、柳树、石楠、樱花树、桂花树、石榴树、山楂树、广玉兰……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的花草和灌木。

我喜欢午饭后到河边的林间散步，喜欢看生机盎然的绿树和红花，喜欢呼吸新鲜的空气，喜欢听小鸟在枝头啾啾鸣唱。

即使在冬天，万木凋零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，也有无尽的美。那些褪去了叶子的树枝，在寒风中高高地刺向天空，展示着风骨和力量。风呼呼地从枝丫间穿过，那一闪而过的身影，如潇洒的侠客。

晴朗的日子，会有鸟儿在枝头唱歌，有时是一两只，有时是一群。鸟儿在离我们不远不近的地方，一会儿在枝头唱歌，一会儿飞到草地上，啄一两下，许是草地上有草籽或虫子吧。待我们走近了，它们便“啾啾”一声飞走了，飞到离我们不远不近的地方，再次停下来，一会儿在枝头唱歌，一会儿又落到草地上啄食。它们似乎并不怕我们，而是在和我们玩游戏。

最美的是下点小雨。细雨落在树枝上，一点点地浸入树皮，使得黑褐色的树枝更黑了，那黑色是那么鲜亮，那么纯粹，比任何画中的颜料都要纯正。远远望去，那些黑褐色的湿漉漉的树枝，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中，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素描。

有时，我们会忘了那些光秃秃的树枝究竟是什么树。是紫薇，还是紫荆？是石榴，还是山楂？猜半天，也猜不出个所以然。真奇怪，几年来，我们早已熟悉了那些树、那些花，可是待花儿凋落，我们竟然就把它们给忘了。

但是树木并不会因此生气，依然安安静静，每天等在我们散步的路上，向我们点头致意。它们似乎还在说着悄悄话：“咱们悄悄地攒劲儿，到时候忽然开花，给她们一个惊喜，吓她们一大跳。好不好？”

我们本来对它们的这种悄悄话不屑一顾：“哼，小朋友，你们那点小心九九我们早已看透了。”

但是有一天，它们真的忽然开花了，起初只有一两朵，在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还没有做好准备欣赏时，它们便迫不及待地开了满树的花。待我们去看来时，那满树的花朵好像一个个展开的笑脸。看着我们惊讶的样子，它们得意洋洋，还在风中跳起了舞，似乎在说：“怎么样？惊不惊喜？被吓到了吧？哈哈哈……”

面对它们如此嚣张，我们却一点也不生气，反而乐呵呵地给它们拍照，和它们合影，像个傻大姐一样，忘乎所以，沉浸在无边花海中了。